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傳

任母聶孺人傳



昔謝太傅問陸^遜張憑何以止作母誅^退曰丈夫之德表于行事婦人之美非誅不顯斯語泛聞何足勸念惟執梧^棲而^啟歆試讀之不思闡慈範以表徽音非人子矣中翰任君以所作母聶孺人狀示^榮丰^愆未不禁為棄去既又思君純孝人也數年之^蓋諾千里之^予方雅太恭恠何可使孺人之美不顯乃抑情竟之

人之變甫十月既傷中翰因以自傷為作聶孺人傳
孺人皖世族諸生聶誠女也誠之先有万齡者以鹽
笑雄郡中誠始用經術顯生男六女一即孺人長老
有識者戲曰晉樂廣有言不以五男易一女君六男
詎及一女乎孺人幼慧動以礼闲里有童張二媪習
佛頗異往來聶氏家終日无一語独與孺人談聽者
莫解也後二媪化去孺人益精苦年十八歸徵仕公
時任氏惟庶大母主内政而性嚴酷遇孺人无礼孺
人謹事之人推其孝孺人奉三子俱天壬子臨辱獲
奇夢乃生中翰而體質清癯每視輒喜此非常兒也

躬乳抱之寒暑晝夜瘡瘍潰溺不藉它人手能步不
令出戶出必衛之執柎柳枝鉄器隨其後俱有所觸
忤也孺人雖甚愛中翰而督厲亦不廢徵仕公或小
過笞責孺人寧飲泣弗之止故中翰君感激進修日
懋人謂慶慈相濟可為人父母法而中翰君以丙子
丁丑連捷授中書舍人又一年以使事歸省孺人喜
甚手摩其袍帶不置曰始吾聞進士名謂為天仙中
人乃汝小子耶因歎曰三年一榜多至數百賢者寧
幾朝有官常卿有月旦吾又知小子恩也勉之於是
歲以覃恩受封孺人冠被北嚮謝已仍故荆布居无

何孺人病頽時、力疾為健狀慰中翰君、亦日復侍湯藥不暫離旬餘病良已而報命期迫孺人案中翰重去屢趨之至怒責曰我半生教汝期汝何如崇何批救水小節第傷吾心第行吾當大快愉也復指所居此張將軍故地第吾不安可管別宅供老中翰君輓轉稱貸卜吉而遷又遲、乃第孺人益病每家信往必懇囑勿言病也時寒甚枕間侍疾者夜添衣薄可少寢侍者如命迨夜分小婢驚呼曰適見二媪策白馬至榻孺人理髮乘白馬隨二媪西去亟視孺人則側卧枕左眩適然逝矣吁孺人誓帛未筭茲六旬有

四竟如初志趣知淨土在方寸怕河祇園未為遠也孺人善拈括治生尤長耕治織農桑占候徃、不爽縫紉飲食備極精妙其所釀酒清冽甘美至十餘年不堪而雞犬蠅蚋不得近徵仕公謂孺人酒可祀上帝即此可例其餘矣予又聞之中翰君孺人柔泚出于天性自少至老无惡報厲色里用親戚窘乏待濟不可勝數未嘗讀書通曉大義故徵仕公優游庠序四十年不問家人生產則以孺人左右云史嬭曰予丁丑分校禮闈得中翰卷異之丹誠披露非徒言者及見君親又私幸言而中也君得僇數月予念母清

急歸。三年北上歲莫矣而君亦以念母歆歸死計則日奔走政府宗伯門以情控不自知涕淚橫集也又旬餘始得請去僅與予灯下片語尔君去甫數舍則孺人赴至嚙指動心矧生死之際此孺人愛而能勞中翰孝而能感俱可以風或有謂中翰不克含歛憾者嗚乎此人子所遭之不幸要之定數弗可渝也彼田舍翁嫗見女盈前終身不出戶牖觀車騎過門則歎惋累日何論顯揚讀左氏師觴龍說趙太后又爽然自失矣

汪母鄭夫人傳

臣之事君婦之從夫一道也乃聖賢於臣道托孤寄命臨節不奪並言之豈以一死自靖有未足為難者耶雖然吾儒束髮讀詩書長而從理忠孝大閑講之熟矣而犹不能踐婦人女子閨闈弱質縫紉飲食之外惟所事往有奇男子偉丈夫之行視碌碌安須眉者當愧死焉豈其性然乎余嘗作真陽烈婦傳出以示人人輒流涕金來金陵又聞汪母鄭夫人之賢嗟乎何近世婦人女子之多奇也夫人子元甫癯然一孺生與予館鄰鷄鳴僧舍樂善好施雅潔可語每乞予言以識夫人之德余未之許會其鄉人吳君古

愚鄭君養之畢君從周為余詳道諸君豪俠之士也
其辭同當知非党阿者元甫不尤之宗工鉅仰顧于
不腆之詞懇之焉母亦以捐介寡合之性有足信者
哉夫人微之大族也適汪門方少艾元甫五歲石台
公捐館家貲鉅萬間有強悍者百計困之夫人歎曰
此單利吾財耳守財兒將不免於是人有求者輒與
之不責其償人既德之清善之搯人後畏之元甫長
教習舉子業至於成立家貲如故而人卒不能害王
生曰異哉夫人不難于冰蘖之搯而難於委曲之智
昔石季倫被收歎曰如單利吾財而卒死于財談者

至今嘆之夫人之識過人遠矣其在人臣則王少固
疑人心不服竟能寢強藩之謀銷悍將之變從容暇
豫屹然不搖而視仗節死義之臣貞烈不殊其事及
若難焉者此忠臣良臣所以有幸不幸之變也歟雖
夫人墮矣元甫者追雖往事寧不惕然慄然也乎感
激奮勵期无忝於所生是故居家為孝子持身為莊
士由此出而事君為廉吏為貞臣夫人之賢益張矣
如群而己遜而己豈直負夫人余言何辭耶元
甫慙哉

行狀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水陽亢先生行狀

水陽先生初卧病即呼厥嗣孟禧單上指天下指心曰吾平生无長^他惟於此二者不敢負如弗起當令王生狀我王生者信陽王公先生督學中州國士遇之者也蓋先生嘗問王生近世文最陋可最何者生曰誌狀極矣先生曰否夫人以言重言以人重公則相成私則相累^交生視誌狀豈尽諛墓物耶生再拜謝不敏嗚乎孟禧奉先生遺囑來也豈先生憶率尔之对庶免不忍屈筆哉謹為位哭之已稍次孟禧行略

為狀曰先生姓亢氏諱思謙字子益世為臨汾人讀書平水之陽學者稱為水陽先生相傳^出春秋宋大夫亢軫後石晉時已著郡中入我朝復成子通俱力田自給通子昇由歲貢授兗州府知事昇子逢澍為先生父以先生貴贈翰林編修文林郎里人崇之稱文林公文林公初娶賀氏以醴遊閩而賀卒乃繼鄭閩大族也正德乙亥十月十五日生先生先是鄭屢夢雲中旌幢擁帶丈夫自東而西者以語文林公之默識私喜甫生即異常見六歲讀書一過即能成誦十齡文林公卒當是時旅視娶孤滯閩者又十年先

生感奮力學日與閩名士遊閩士以為弗如也癸巳
秋間闕第歸晉適郡邑校士俱第一父老大驚嫉者
曰此剽竊偶合耳督學至當落之矣而督學及御史
試又第一甲午以儒士領山西御薦第一丁未成進
士二甲第一人讀中秘書屢試輒首己酉冬授編修
癸亥使淮藩饋遺一无所受壬子三年考績賀贈太
孺人鄭憶文林公不見子貴顯語閩事泪淫之下也
居頃之命教內書堂竊嘆曰中貴人不患无材藝
患不知大義耳則摘漢以來官者可法可戒諄諄諭
之聞者感動癸丑分校禮闈所取皆名士丙辰廷

試克弥封官是歲陞河南提學副使先生早負盛名
且由史局出兩河士思无當先生而先生額外嚴內
寬循之善誘士翕然歸之中州遼瀾往督學使者二
岁不能周先生一步遍歷僻邑王生與啓圖何子会
文風雪不輟郡中為志者競集幾四十人直饒者儼
居治具數日僅辨而戊午秋先生簡信陽應試者五
十餘人二子會中止遺三四人耳啓圖子尤先生器
重延譽者王先生最陋劣是科亦監等鄉書辛酉啓圖
子獲解乙丑高第今為少宗伯學士先生負人倫鑑
即一何子可推矣是歲冬轉本省右叅政分守洛陽

是時伊庶人僭侈暴戾道路以目日侵民居廣府第
有旨于通都屬邑履畝加徵給銀八萬兩為工費
旗校虎冠者四出縛辱長吏先生慨然曰正供宜也
而水旱頻仍民已瘁極刑額外誅求民不死則相率
為盜耳乃白兩台曰王宮堅美已踰制民即不困非
所宜加刑殫已竭之脂膏填元厭之谿壑高伊憤悍
易為亂萬一犯衆怒元論官府此豈王之福耶宜委
曲亟聞附屈突徙薪之義兩台從之遂寢偃師濱
洛有孫家灣地饒粳梨棠已輸什一之稅有喜事者
請什而三之御史稱其能先生以利微俾商不至是

輸

竭而澤漁者也仍舊便永寧令媚事上官惡其簿之
直誣以惟箔事御史械簿繫獄先生竟為昭雪分守
署會城而洛下歲供復數十百金往俱乾沒先生悉
登籍後太史勘伊事冠蓋相望賴是不重斂貧民庶
申夏齊魯燕趙旱蝗流遺渡河日以千萬計斃者病
者相屬於道先生悉賑濟經理全活甚衆卒酉陞陝
西按察使監試所錄皆三秦俊彥耀州卒某富而黠
與甲構甲不勝憤仰藥死以乙與甲素卻昧入而乙
抵其辜案既上先生卒白乙寬而坐乙罪憲長秩崇
先生獨親鞠獄辨枉滌滯秦民大悅是冬入覲以

身率諸吏无敢受餽者壬戌陟山東右使宗藩廩祿
亦各出納徃盈庭累日不了者立語而辨薇堂閔寤
有盜白晝劫大璫金大璫怒其左右恇息欲誣富室
取盈先生知之密白兩台速上其事下藩臬會訊真
盜伏辜餘无所問癸亥陟蜀左轄便歸省太孺人適
長子孟禮禎疾卒先生痛甚且不忍離太孺人太孺人
慙遣久之乃叱馭西去蜀地卑濕多陰雨諸郡邑運
米數十萬散処露地率數月不收浥爛則責補解者
徃：破家先生躬臨倉所有至即收僚佐更視公私
稱便居三月會世宗肅皇帝以災異大計群吏而

先生在中州時按臣款劾撫臣質諸藩臬獨先生以
大器爭之遂已而同僚公儉士也陰疑抚臣謂此舉
先生有力焉居无何抚臣入長内台以事去御史復
嗾言官論先生先生聞報即束裝行阮歸杜門謝客
绝不與官府徃來有姻族被誣勘者款得先生一刺
即解竟不與也丙寅太孺人卒哀毀甚所居建二祠
左祀其師日報知右祀所生曰致享一果一蔬必先
獻別治小圃羅列圖史日吟嘯其中暇與耆舊陳說
詩書博行鄉約待先生舉火者不獨其族而已善飲
有酒德不喜報伎優游丘壑十有七年雅善揮生康

強无恙偶苦痔過服涼劑竟於庚辰五月十六卒處
分條拆帛怖弗亂累矣哉卒之日市野皇天相向悲
悼不唯感施予之惠亦以里中視先生若陳太丘王
彥方者云尔王生曰嗟予自予兒時聞長老談督學
使者指不教下也先生試汝合郡數千人魚貫入无
一趾參差試竟无一款側者而不聞夏楚也乃尤重
黜曰士而黜多慚沮淪落死跡去婦逐臣更甚牧羊
者鞭其敗群者而已自吾為史官閱貢卷十數不忍
寘一下列清熙之世昆虫草木咸遂長春奈何于寸
晷文字禁錮為也蓋仁恕天性故所在務掩人過治

微務求其生惠不責報善不求知子孫多賢世澤益
遠天道不喪哉平生好學以病耽于一編曰此萬金
良藥也所著有館中稿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娶盧
氏贈孺人德田氏封孺人側室二劉氏丈夫子六女
五孟禎庠生廬出孟禔舉人孟祺孟禔庠生俱田出
孟禴利出孟禔劉出田女一適庠生李喬蕃利女二
一適庠生陳經科一幼劉女二一許桂綺一許侯于
齊孫男四以怕庠生孟禎出以慎以忱以清俱幼孟
祺出孫女七俱幼孟禔等卜以是年八月葬先生于
九州堡之新阡先生所卜吉者其鎖骨不具錄云

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行狀

予與君同舉進士居相鄰君臥病僧房予時_二候之
君執予手歎曰甫一第疾劇若此家鄉遠隔如未竟
何予慰曰君神王萬勿慮願所云未竟何也君太息
曰為良吏為直臣死於所事足矣未竟君疾愈令陽
城而予念母老請告奉使強半家居與君久不聞丁
亥秋強起補一官君由御史歷大理寺左少卿矣相
見甚歡今年九月二十五日與君同候大宗伯沈公
次日同送彰義門外次日聞君疾病卒痛哉時尚未
歛予_梅而哭之幾絕是時比部馬君經紀其喪周旋甚

力馬司理廬州以平反著報君巡按淮陽首薦之所
謂知己者也又月餘馬君率君孤灼以狀請予雅知
君而馬君高誼近世所鮮皆不可泯_二唯弗使弗罔
弗負我良友侯銘君者採而附有道之碑云尔君姓
李氏諱棟字尚隆別号吉軒世河東人始祖卜居涉
曾祖大良二子長仁次恭仁有孝行見府志舉三子
長綱次緒次紹_二由貢士歷令并陘有惠政邑人祀
之配王氏丈夫子四長柵次君次粉次杭君幼有至
性不類群兒十八為諸生次年娶邑著薛顯女二十
三食饋廩每試輒冠多士敬蔚然日起嘉靖辛酉舉

御書絕迹公府識者已知其偉卓矣隆慶辛未始成
進士釋褐令陽城。晉巨邑里甲稅課弊孔百出
君為釐革歲省萬金鋤惡植良賑荒雪枉遠近稱神
明暇進諸生諄々以孝弟禮讓相規勉身先儉約邑
遂大治凡五載所特薦以十數邑人祀之入覲舉卓
異賜金錫晏丁丑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寅巡鹽
兩浙凡无名之供夙倚為外庫者毅然革之開利源
塞弊竇杜清耗寬窶窶所免逋二十餘萬而又條上
蘇寵困均鹽政杜盜冒便兌運四事又以文冊清察
祇涉虛文復為四款綜覈詳密而地方災傷重大力

請蠲恤上皆嘉俞著為令庚辰巡按真定畿輔要
害罷于供應依憑城社莫敢致訐君一切裁之以法
相戒莫犯是時料田苛急長吏承望風旨彙中賞率
君因上疏曰料民占田以塞兼併均鞫夷也臣部扶
風密迩輦轂寡兼併之訟無故動民而謂安之是
益薪止沸也靖鎮之以靜便陽曲等縣沙壑田數萬
畝悉豁之時捕盜經月未獲有司懼羅織仰民莫免
已罪君又鞠而悉原之全活甚衆辛巳丁內艱回籍
里中困于條鞭法罔不行君又言於府縣邑人德之
涉連歲亢旱餓殍盈野復言於當道曲為賑貸甲申

服除出按淮揚辦冤獄百五十人徃來運河見糜費
鉅萬而水弗治慨然理司寇潘公之枉而悉述其治
河故績上雖薄罰君然心不能死動迄於起潘公
編氓而大用之中外稱快烏乙酉江淮大水城不侵
者教收君焚香告天按臣不法願受顯戮何至魚蟹
赤子水為退教尺乃發粟蠲通所全活不可勝紀自
奉甚約緩金悉貯公帑行李蕭然不知其為御史也
丙戌擢丞大理歷左少卿歎曰廷尉天下之平一有
所撓即失其平平知多矣故力持三尺庶幾无冤之
風云君生於嘉靖壬辰十一月初三日卒於萬曆戊

子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七丈夫子四長灼娶邑
主簿董渠處士改鎮山省祭王應宿女俱卒今娶監
生王應奎女次煥娶邑庠生王東聘女俱太學生次
燭增廣生娶義官王四魁女次煙聘邑耆張法女二
二長適工科給事中王科孫生員德性次適處士孫
尚科男自大孫男五堪增俱灼出基塾俱煥出塾燭
出孫女四俱聘名家鳴字良吏直臣死于所事君言
若合符契齒踰五旬官居九列而子孫繁衍餘慶方
來天之報居心厚矣矧君所以不朽者又不在是哉
延陵之劍未酬山陽之笛增感埋墓之詞且不忍施

于他人而况君子谨状

明廣威將軍竹里府君行狀

公諱詔字朝宣別号清泉性愛竹所居種竹日吟嘯
其間晚号竹里先世山東德州人始祖汝錫以軍功
事太祖陞大寧中衛百戶後靖難師起戰沒夾河
陞子悅正午戶調信陽悅生端從大司馬王公怒征
荆襄禽斬巨寇陞署指揮會事端生瑞之朱公未久
而卒鞠于大子明威公性嚴毅不喜二氏徒雅善
僧慧昭每與談因果報應事不覺膝之前也公嘗語
慧上人曰古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豈非多殺耶吾

結髮行間即以為戒荆襄逐賊墮大冝中有三男子
蹲其下蓋避亂者從人以為天授奇功吾独歎曰彼
即真賊焉知非脅况非真耶資而遣之三人流涕滿
面去吾將七旬三子唯一存尚未有孫豈吾宿世有
他惡耶上人笑曰公行有孫大公門矣是時僧已八
十餘一日明威公坐見上人笑入後堂恠而隨之聞
兒啼先君生矣使人候上人以是日化弘治十六年
正月初六日也公生而多病弱灸无虛日八九歲病
良已從塾師習章句為時義又能作五七言絕句明
威公不喜曰弓馬吾世業汝欲作博士耶公遂棄去

學劍學射時：不廢書年十五爭鬚弱冠白背須
長及腹日與縫掖遊城西草堂種竹萬竿畜書萬卷
雅歌投壺豁如也嘉靖改元考選屯政催征有法糧
完而軍不苦兩台交獎十數次十年軍餘陳上者徒
訟善持人長短父子五人号五虎衛官畏之咸與交
驩指揮陳弘道管屯獨不加礼陳上对弘道溺弘道
不能忍答之上嘻笑受杖去遂許弘道侵餉至鉅萬
弘道恻刻異常寔未侵餉也按院行部信陽大駭行
司理劉君勘弘道寔迫謀於老吏：曰此大不易
独有洒派耳弘道曰上許止我名洒派益敵奈何老

吏曰侵餉至鉅万勿論罪之重輕即斃三木能完否
也司理公好賄而州博士黃君同領御書廣文官舍
冷公能捐五十金博士托致百金司理公必白巡臺
根究前官事惟公出何敵之益且洒派院可減贓又
可為他日同舟道笑无出此者弘道從之果逮公：
見追牒莫知何事以詰持牒者持牒者怒投牒而去
白司理公罵不就執司理大怒以白巡臺差巡捕鮑
指揮領健卒百人來有為公地者馳報天大雷雨城
門已閉進而行十數里家人三人追至逐電先行而
甚避樹下電光久掣不滅見遠：有物如匹練來騰

而就阜甫及半樹杪沒矣天明至村舍燎衣炊未畢
而捕者圍村舍公拔劍張弓遂謂鮑曰我之冤公所知
也所以亡命者非畏死畏徒死冤不白耳我與公同
僚婚姻柰何急我乎公即縱我而以追不及言不過
杖耳聞按院已將他往未必杖也鮑猶豫不決健卒
百人同持鮑馬曰王公營衛事十餘年吾輩受恩甚
溥茲冤至此恨不剖心明之忍執之耶公不聞歎窮
則攫何亡狐兔強鮑不得已馬上揖公曰勉之吾甘
為子受杖矣公既脫雖囑家人奏辨而司理隨巡
台他郡挺身就獄已入侵餉千二百石同官指揮葉

本山備禦上谷則入千八百石弘道止八百石餘酒
狐有差果如老吏計也公亡命時予母亦避外大父
家鷄犬无一存而久周垣盡頽中羊豕四來過者酸
鼻及公就獄吏侵之予母恐公引決時慰一
針一線悉以易谷蓋身无完裙面目无復人色糧完
全赦復原職出獄僅高王父手構旧屋存公持予母
痛哭已謝又痛哭家人軍无不泣數行下也公
既復職念前生侵欺有聞名檢投牒兩台勘所管年
分并斗布虧也兩台謂糧業已入官矣乃給三十金
曰此不疑債同舍金也于是考選軍政者又十年餘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檄各路兵馬入衛汝南隸卒數千義勇壯民應募者倍之大都市井遊手尺籍老弱軍啼泣不敢行而惡少緣此為奸利兵道晉江黃公閱之太息厲公訓練乃治驕悍退孱憊優其衣餉激以忠義人人感憤亡不一當百黃公大喜統之行命公領千人先當是時道路聞兵上市肆闕寂公所劬不敢動人一草居民爭出饗餼及鄴虜退黃公每語藩臬諸公曰王指揮大將才惜死推轂者會御史豐城徐公以清軍至徐震毅衛所謁之亡不流汗股慄獨時：進公款語檄公為汝南主將製大壽縣寇異之

盡奪衛印屯搯捕厲公被奪者側目思傾之矣兵道關西宗公枝戾人也都在己入中者及境而公不橐韃迎愈怒被奪者乘卻日夜短公而汝人有為御史巡按浙中者頗行尤嫉公者飾二姬以進之以意授御史至浙上疏言文武一途文臣戍還者不叙武臣戍還者軍政如故是待文臣不如武臣且使武臣輕犯法清自今武戍所省還者止冠帶閑任軍政不與便上如所議通行各衛宗公遂呈兩台罷先君戢又恐不妨世績也於申牘內云身終之日查死永遠字方許子孫承襲祖職蓋以公初擬永戍也嗚呼

浙江之路明謂武臣自成所赦還者公雖擬成初未
具招呈詳亦無術分即遇 恩例還職考選軍政者
又十五年茲未定術分授入成所之條未出里門幸
比赦還之例已經 恩宥尚欲以赦前未竟之獄罪
之必使兩代血戰微伐湮沒而後已吁何其忍也公
既罷角巾就第輯醫卜種樹相牛之書自娛而生計
日寡僅先世所遺黃嶺田數十畝明農灌園與名士
結社有集曰耐辱子又為談錄三十卷紀平生見聞
及陰報事自託齊諧謔臯而督不肖兄弟讀書甚屬
漏下三鼓燭煌：未滅也癸丑甲寅間師賊起睢陳

兩河震動兵道涿鹿焦公提兵往而无一可用者詢
之老卒皆言自公罷不復訓練百夫長以上駭刺見
骨士卒貧者不能具朝糜柰何驅之戰哉焦公以屬
公：辭以疾而焦必欲得公託予師咸唐岳先生懇
息曰是行也寧直雪往憤金印可立致也公不得已
出見焦公曰：久廢精力漸衰不當言軍事但中州
百戰旧區賊起邏卒合燕趙青徐流劫駭騎其鋒甚
銳而公所轄皆望風自相蹂踐者請勿拘文法公得
專制庶不償事為公羞焦公曰善乃簡閭苗什之三
又募健步而黠者既常值數倍遣之四至奔至小窰

詞者馳報賊易服將掩我公厚集待之又言他帥

曰是恫疑虛喝者漫不為備賊突起屠戮不可勝紀
焦公所統因而乘之賊大敗他帥慙憤且愆行千金
掩飾賊平竟列薦噴陞一級公僅得一獎檄耳焦公
每為不平公歸隱黃嶺不再見焦公迨焦公解任去
送百里以報知已足行也公曩建功疆場贖前罪不
亦謂因焦公以達當事者而俱不如願乃連愬之兩台
兩台不省家益貧公志未已也跋涉萬里求援有力
者所如不合門下士盡散去公呼不肖兄弟曰吾幼
讀田文市道之說以為孟嘗量狹炎涼如岁序无足

怪也乃今知人情真不能堪也因歎歎久之公生計
維窘而好客如故予母恐公罄財病多方寬解之客
至鬻鬻衣亩晝夜飲以為常公飲酣輒長嘯已哭
人莫測也寒食掃先壙攀樹而号樹下漬成坎自是
遂病戊午不肖舉于鄉公始小憚而腰膝痛漸不能
步不肖不款典計偕公怒曰吾寬待汝雪不行何也
已未春不肖下第遙歸公伏枕卧又兩月却醫歎曰
漢高謂我命在天盧扁何益人徒知為呂氏不知古
今至言也我生五十六年不壽平生无一害人念果
有地獄吾不怖吾母在堂不能送終吾不恨所恨者

生為寬人死為寬鬼。元以見祖宗地下。耶。執不肖兒
弟。手曰。汝二人念之。我死勿求貴人銘。勿葬我先塋。
當淺殯官道傍。題曰。前明威將軍王公之柩足矣。言
已長逝。是歲五月十四日也。痛哉。公仁怒出于
天性。嘗緝捕馮家庄左氏者。世持妖術。能令人見
宮殿官府及鬼神異狀。遠近事之。吳楚多納香。不跪
拜。以百數。左夫婦額之而已。事聞。監司命公速撲滅。
毋滋蔓。公白。此愚民覲福。祗有異學。第治首惡。令
解散。足矣。窮治。恐激成大變。亂不可釀。亦不可激。不
見黃巾青溪事乎。乃雍容集父老。別而治之。居民安

堵。全活以千計。左氏行是術。凡二百年。從此遂絕矣。
公善書。徑尺者。尤道勁射。命中。諸將推服。澆花灌園。
必親為之。曰。吾銷壯志。取故。咸。唐先生贈詩。有汲泉
灌笋身。忘費走馬穿楊射。有神之句。云。公性豪俊。輕
財。赴人之急。類古俠士。讀書自幼。至壯。不輟。校讐。死
死類。辛。苦。儒生。務掩人過。雖遭誣。擠而不修。怨類。漢
長者。量。兼。教人。終不及。亂。飲。酣。而。泣。旁。若。无。人。類。酒
人。至於。事。母。孝。雖。大。醉。不。至。母。寢。所。不。已。蓋。數。十。年。
如。一。日。也。公。嘗。謂。不。肖。汝。曾。王。父。明。威。公。欲。拓。世。秩。
征。荆。襄。三。月。不。解。纓。登。髮。元。一。存。至。竿。馬。溺。飲。僅。陞。

署級耳非塞下功莫由寔授顧安可得乎已又歎曰
吾大誤吾家署級且未白柰何他勸言已赴淚下沾
衣也則枝淚呼不肖曰使无鬼則已信有之當請于
帝直我寬畢我志終不以遺汝也嗚呼隆慶改元不
肖訟公寬尽白萬曆辛巳延世見承襲以試第一例
送遼左適虜數十萬寇廣寧隨大將軍斬一級寔授
矣无何又出塞斬二級陞指揮使世襲嗚呼豈公果
得請于帝乎不然不肖貧書生非有遊說先容胡
能積憤沉冤一旦昭雪延世見即有斬將奪旗之勇
白首中土何所施也寬憤之氣結而弗散竟符願語

可不謂異哉公既不欲貴人銘其墓而始終被誣狀
安可湮而不傳謹泣血忍死直書奠門下哀而傳之
庶先君附以不朽且告後之慎獄者捃摭不根侈家
乘以亂天下是非不惟不肖不忍即先君地下不欲
也謹狀

捃與摭全同音
捃拾也取也
捃取捃捃有
捃順而捃也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一

汝南王祖孀亂昌著

行狀

亡母太恭人袁氏行狀

嗚呼人孰无母罔極之恩一也顧其間有順逆雜易之幸殊而值其順與易稍閑內範者亦可以微懿稱不幸而值其逆與難即使偉丈夫且不可措手矧闈闈之質哉予母十四而歸我廣威公甫十年而陳上之獄起未幾而王賢之獄起又十年而忘者追傳陳獄失世秩蓋三十餘年廣威公入繫請室出對吏簿



北走雲谷南歷吳楚東抵青丘西窮張掖乞哀求援
事竟罔濟產業既窮親戚莫顧當是時上有白頭之
王母下有黃口之渚兒婚嫁以之嬰情饑荒何以卒
岁太恭人百計苦辛多方拮据在廣威公固甘償同
舍之金在太恭人則必責无米之粥昔之挽鹿車而
泣牛衣者貧則貧矣寧復有此哉太恭人每為不肖
叙述往事未半而淚已盈襟不肖亦失聲不忍聞迄
未竟其說也嗚呼太恭人已矣誰為叙述焉者不肖
病軀遭此酷罰五内已裂万感兼叢蒲柳之質易凋
風木之恠更切一先朝露永恨終天用是披淚抑情
典弟裔叙而為狀示我子孫倘仁人君子鑒區區之
情不敢為溢為誣也憐而微片言之惠是亡母獲不
朽之恩不肖結无涯之感矣

太恭人袁氏者故光祿寺丞竹塢公第三女也竹塢
公端懿萬戶胄子未弱冠以春秋魁於鄉筮令當塗
陟通政經歷晉光祿寺丞性嚴毅家人莫敢近顧獨
鍾愛太恭人每抚之歎曰惜哉女子使男子不大吾
門耶六七歲教以小學女誡日作小楷數百餘謀以女
紅輒不歎公以女博士呼之十四適廣威公以淋祿
竹塢公喜曰女生長富貴幼即為人婦茲知慕桓少

君孟德耀吾元憂矣居十年餘而陳上獄起語具予
所撰辨冤私錄及王元美先生所作王將軍傳是時
廣威公繫獄所誣坐糧千二百石歲荒甚吏侵之亟
不肯生三歲矣適患瘧卧太恭人腹他人近輒啼太
恭人仰卧七晝夜不轉側炒杭米和茶進少許慮起
入廁也瘧愈太恭人下榻連仆始毀粥旬日稍健念
廣威公元出期因市杵臼箕數事從鄰人借谷數
斛試之利鄰人携米及糠去太恭人持諸具哭因脫
簪珥服玩嫁時粧奩不足乞之竹塢公又不足置酒
請合族少長跪哭乞貸族人相視有難色一老者奮

髯罵合族人曰此吾家宗子婦也繫獄何人所坐何
事奈何以越人肥瘠視之吾請先鬻負郭田族人始
各捐少許犹不足一針一線亡弗易谷也欠米八斗
計无所出止寢所一旧綾帳外祖母親製二嫁時物
時外祖母逝太恭人面以為念亡不得已哭而鬻之
廣威公始出獄也初廣威公苦吏侵獄出片紙屢屬
太恭人以宅售人太恭人泣曰王氏上世貽後者此
官此居卑忍以百餘年堂構與他人已矣勿復言吾
竭力經營不足鬻未晚也時富家垂涎必欲得之太
恭人寧身无完裙日午不炊竟不肯鬻廣威公出獄

遇 省復原職管術事又十年而黜卒王賢以他事
註誤三年雖勝之然家益不振居久之忌者文致陳
上事落職家居廣威公憤甚投牒辯理无寧歲太恭
人復極力經營銖金寸帛尽佐道途費事竟帛白僅
祖宅一區黃嶺田數十畝而已廣威公好客至太
恭人必命童子屬耳廣威公已治具豐約隨時客亡
不尽醉去皆質子不恐傷公心也姑耿氏生廣威公
甫三齡而寡居朝夕礼佛太恭人事之謹不肖及弟
祖裔俱食郡廩屢試不利太恭人所以督誨者甚力
時泣諭曰而父之寬待子而雪緹縈女承彼何人
也嘉靖戊午不肖始領鄉書廣威公已病強起謝太
恭人我久在外見子軍有成汝之功也次年不肖下
第又二月廣威公捐館舍又五年大母亦逝太恭人
持不肖哭曰而忘而父寬耶而父始末吾謹藏之惧
奪而業而今三十餘即不第終不失一官而子而孫
謂而父何我亦何顏見而父地下耶因展訟牘一一
指示此為成案此為生路予遂誓之祖宗屏棄他務
一意辦理又三年而事尽昭雪延世兒甫三歲全俸
優給母喜曰吾與而自此无遺恨矣始不肖之理訟
牒也私矢之神曰事幸白而復進取者鬼強之戊辰

例計借以誓白太恭人曰是固然也凡進死而
弗止則咎而能持是念進死何傷且而雪父冤可謂
孝矣吾十四為汝家婦無論艱難拮据人所不堪所
以教汝兄弟者良善今老矣不得一封典于汝安
乎試以此告神當不以汝為渝盟也不肖唯：北上
再舉始見錄讀中祕書迎太恭人京邸數月歸癸酉
夏解館授不肖檢討 覃恩贈父廣威將軍母封太
恭人甲戌正月不肖女適周氏子以疾卒太恭人過慟
乃有閩西之役便歸省覲七月初太恭人忽左手足
痿痺次年春強逐赴都丁丑不肖分校禮闈太恭人

益喜曰此可藉手報 國恩吾且歸矣歸二月病
甚不肖請急旋病良已居二年太恭人又渝不肖行
恐以誓言迺指延世兒曰俟此子承寵酬盟未晚而
不憶丁卯優給掌武銓者欵草署級耶不肖矍然流
汗奉太恭人行甫至都又歸辛巳八月延世赴部承
襲咨送遼左壬午八月歸太恭人七十矣不肖忡々
心動是時編摩事亟又兼撰述更番入直歸无計也
恭遇 皇嗣生例翰林給舍報度 諸王不肖得江
西十月抵家旬餘捧 御書徃明年癸未春仲事竣
旋適延世以遼左首功晉指揮使世襲太恭人益喜

曰而不但還先人故物又大拓而事畢可酌前盟吾
事畢可歸報而父矣自是驩甚日乘竹輿遍之村庄
與故姬老媪話旧事八月初之洋河竭碧霞元君歸
而病三月餘愈而精神恍惚頓殊往日不肯使期迫
以情控政府之復書有親闈可樂尚書謂何之語
又二月太恭人大愈不肖以酬盟事言太恭人曰家
有牛馬苟盡其力亦當少休子勞苦極可少休矣盟
不盟勿問也不肖頓首受教具疏乞休未發而太恭
人善頓眩熱作暈所善方生診視曰老人常態元慮
又教日病亟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子時念佛三教愆

無長逝距生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
八終天永訣乃在斯時粉齏此身莫能少贖痛哉痛
哉太恭人性嚴整有外大父風內外皆憚之而心慈
好施族人親戚孤寒貧窶賴濟者不可勝紀每風雨
浹旬雪霰連夜或春艱於食必自煮粥食糜子復念
有病不能出乞則囑童僕携粥遍歷村落廟宇未卒
前二日天欲雪寒甚犹施粥計米數石云課予兄弟
讀書親烹茶果慰勞備至少惰亦不責惟慘然无一
語以是予兄弟悲感立自責若无所容早為予兄弟
授室无何相繼喪又為娶俱荒年里中薄惡貸一糸

不與咸太恭人紡織節儉佐之中外親黨以是服太
恭人治家才不可及也太恭人生二子一女長即不
肖嫡次祖裔^嫡娶孟氏生一女適周之慎卒繼娶高氏
生二子長延世本術指揮使娶徐氏次廷申聘何氏
裔州廩生娶葉氏卒无出繼娶唐氏生三子長延庚
生員娶改氏次延澤娶馮氏生二女次延酉未聘女
三長適董紹祖其二尚幼女適指揮方大勳子四人
任蚤卒子旭升襲世秩傷仲偉俱庠生餘盈前不能
遍識報觴頷之而已嗚呼予家自曾王父至廣威公
僅一綫尔乃今子孫蕃衍世介曾无一為諸生者自

廣威公以詩書教子孫太恭人力贊之茲諸孫競奮
亡不事鉛槧不肖竊謂天生太恭人大造王氏何宏
遠哉至若補綴澣濯能貧能儉則太恭人末節不敢
贅也惟鴻筆宋擇焉謹狀

誥封淋人亡妻高氏行狀

萬曆己丑秋九月予有武備之役妻高淋人已病而
起卧榻沐如常唯瘦弱飲食減予雖甚慮之念當新
春恐亟耳屆期與淋人議曰是役也業已力辭不允
則以子病縈恠抱茲欲再辭於子意云何淋人曰此
國家大事我聞竣事僅旬餘君弟入我病纏綿未即

有他虞也予心忡忡與陸敬奉翰講議敬承曰王吉
士診脈謂目下无妨且期迫矣即辭必不從當一意
勉供事穷日昃力早出可耳十二日五鼓起將
拜淋人犹勉以安心毋過念而往歲出關率二十五
六因言於共事者以二十二日出甫朝見怪不見
家人來甚以為疑急趨至寓則淋人没三日矣蓋十
九日夜半也是夜予宿聚奎堂之東廂閱卷過丙夜
寢而輾轉反側不寧甫合眼欲睡則若掣予衾者
問之无人也已睡復然私念棘闈之內鬼神呵護何
以有此遂不復寢秉燭起坐久而方曙計掣衾時正

淋人氣絕候也異矣哉嗟夫三十年夫婦挽鹿車泣
牛衣席所不借乃咫尺不能三日待覩二兒擁抱摧
号及臧獲軍兩泣欲絕夙病大發蓋予稟受弱慈柔
善悲胃噎之疾起於哭前室孟淋人而又繼遭先將
軍先王母先淋人淚眼幾枯矣衰暮之餘齡一旦值此
矧在異鄉即欲抑情自寬有不能者二兒懼予過傷
間以筆硯請為狀恐久而遺忘寔借是報予慟耳予
伏自念先將軍以寬未白戒勿請貴人銘止懇大司
寇弇州公為傳予母亦然茲曷敢銘乃收淚紀此有
所溢使是遂死吾妻也妻而有知必不樂也嗚呼痛

哉

泚人高氏者吾州御先達鉄溪先生孫女也先生諱
鑑舉成化戊戌進士任兵部主事以直諫謫炎徵稍
遷鎮江同知夔州知府政致歸丈夫子八最季諱迅
者泚人父也諸兄俱長各有內寵夔州公卒田宅書
籍美好者迅一无所得止敝宅一區田百畝親戚咸
不平迅泣曰先大夫以廉吏終奈何言生產人生分
定宅一區田百畝勤力其中足矣迅生三子一女而
性抗直弗阿讀書未成棄去慕古隱逸不喜見貴人
却有善否輒私識之善者為起立歛息否者奮髀大

罵訓子嚴撻至流血願獨鍾愛女或譏其偏曰是非
而所知女稍長刻以忠孝節義事人聞高氏女慧爭委
禽迅俱不許諸兄曰女長矣不及時許人何俟迅謝
之終不從人或詢之迅曰此女有貴徵吾夢先府君
戒勿輕適以是待之耳人競笑以為迂先是予娶孟
氏者予母泚人親姪也事予母以孝聞未幾以產育
卒外家信謗所以寤辱者萬狀幾致大獄是時予既
過傷病又念母氏以慈愛被寤私仰天垂淚曰娶妻
為養父母願貽父母憂何用妻為故孟氏卒二年
餘絕不言續絃事父母念予世胄也未壯不娶如宗

視何予跪白父母見誓不娶茲不敢違嚴命必得婦
如孟氏又仕宦清白後家貧者父母勉從相與歎曰
安得如此者副見願予未冠食郡廩多虛譽里中及
鄰邑富貴有女者爭求言一切拒之久而聞高氏女
賢鐵溪先生孫家元餘貲與夙願悉令父母懇請之
迅曰願一見王生因與所善者託他故訪予去謂妻
蔡碩人曰得佳婿矣蔡碩人者故縣令蔡公文女也
事父如嚴君力田紡績不敢御綺羅人擬鴻光云淋
人歸予年十九嘉靖甲寅四月也是歲荒先君辯理
產盡廢予母辛甚拮据並日而食淋人與予弟頌唐

王母耿恭人至元完裾各畜一母鷄育卵以易鹽米
王母好佛晝夜弗輟淋人率贊之戊午予舉鄉書歲
六稔稍二稔次年五月先將軍捐館舍自初喪至禫
除議祭墓外淋人終不與私言其秉礼如此孟氏遺
一女淋人憐愛甚甲子十一月王母病卒予與淋人
承重如先將軍既襄事予母泣語予而忘而父寬耶
予哭告於墓尽屏頽楮書籍理訟牘凡四年而後雪
隆慶辛未予成進士瀆中秘書淋人携女奉母來京
邸癸酉予母偕女還女已適周生之模元何病卒淋
人恐予母傷痛劝予歸省乃有冊封韓藩之役次年

二月淋人又奉母同予北上母患手足痿痺性卞急
飲食扶掖咸淑人自侍予母甚安之丁丑四月母思
歸三月病甚家信至倉皇請急抵家母病良已淋
人與弟頰唐見姑病瘵而年又踰七事之益謹已卯
冬請告歸期滿而纂脩督趨予若不欲行母默知予
意患之與淋人議淋人謂不姑勉一行必无去理母
又治裝予不得已又奉北上母安家居所以不憚跋
涉者恐予不出耳乃抵都未數月母又歸予自是鬱
々如有所失壬午八月 皇第一子生例詞臣報慶
諸藩國蒲坂少師張公為首相予館師也以朝鮮屬

淋人聞而曰姑七十七矣雖健寧可恃君差而南可
以省覲崇何以一品浮崇易一日實養哉予矍然汗
浹背力請別藩得准益二府同延世抵家旬日而之
豫章癸未二月事竣歸母喜甚至八月母渴碧霞元
君輿行速歸舍而病三月餘雖愈而衰十一月望後
予屏人篝灯草牀致疏淋人忽至見予把筆愴然曰
得非轉假本耶不若乞休尔予遂以疏示之方遣使
往而母病革竟逝是岁大侵内外百務倚辦淋人明
年谷益貴而歲暮衰事祖塋破屋數間謀勦免喪為
展掃憩息所盖予欲廬側不欲有此名淋人知之工

役諸費予一无所與數月落成即今尋遠堂也是冬
安葬畢予遂依松楸家事益不問丙戌二月服闋予
歎曰仕為父母父母不待仕也何心且冉：老矣逾
歲不發丁亥三月復贖前休乞疏以情懇政府政府
不允願兩督趨之淑人謂予君不仕為夙盟然不肯
盟之心鬼神知之君嘗言有疏未上為大恨是不可
勉一行予蓋謂草除附錄事也予默然又數月過期
矣方膏車淋人不欲往予恠之淋人曰自君南北无
定踪无論田園荒蕪棲身之所亦甚湫隘君了宦事
我了家事不心兩全予曰我年踰艾不知鹽米價以

有子耳二千里外令我舍鉛槧日刺之理庖厨瑣事
能乎否也且延世夫婦任嵩縣此行可徑洛下俟到
都上疏後同歸此時忍令我獨往耶淋人不得已復
同裝抵都未兩月予承乏國子司業戊子春二月上
草除附錄疏畢月餘延世擢京營佐擊淋人喜歸念
暫輟又一月予陞洗馬回反廠旧居延申補郡諸生
同延世夫婦來九月初也淋人謂予君嘗言物忌太
勤今忘之耶延申年十八尚未娶我當先歸君可乞
差莫滯滯也予遂乞差政府知予歸志決許之今年
正月十九日淋人率延申旋予與延世送彰義門外

趙氏園亭淋人登而四望甚憚升輿枕慰以暫別无
乱恠抱潜然分袂去時予分校禮闈兼有文字委二
月五日晚忽聞淑人至相御病不能南後轉北次日
予辭分校命且下矣初七日五鼓予入闈延世馳馬
南送二十七日日出闈淑人卧延世寓自是漸愈至四
月初弱不能健步予念天暑如此何敢遠行乃又辭
差淑人暫健步雖醫絕藥不絕而言笑如常詎意予
入闈之次日疾壅忽々不寧竟尔長往予淋人幼隨
予王母耿恭人及予母淑人礼佛二母俱卒於仲冬
手足和軟顏色不妄若睡未竟者淋人每向予豔羨

淨土之说不誣也茲淋人卒雖秋暮而嚴寒如隆冬
瞑目危坐先一時犹问予出否婢曰止三日即出矣
淋人曰我何能待三日无一語及家事儵然而逝嗚
呼痛哉淋人雖長闺闈而不殊男子凡事一倣予母
而性至孝其父迅之卒也病不能斂淋人為經紀塋
事甚力及母秦碩人卒貧更甚淋人獲極周旋予時
穷孝廉无力而淑人二弟幼一兄山中不歸皆淑人
輾轉称貸其父永訣時执淋人手泣曰尔必貴恨我
不及見又歎曰雖有三男不如一女里人至是始服
翁明智而有女長未適者犹相谓欲劫高八老耶淋

人治家嚴而有恩。答人而人不怨。曉大義。予有不決。
五頃之片言立解。術有業。指揮者止一女而落魄。飲
博棄其妻。與娼媼。死無何。妻女流落。无所歸。予壬
午冬還。聞而與^語淋人。淋人曰。君雅慕古。嫁孤棄。盍迎
來。我當以女畜之。俟其長。當擇婿嫁之。女在予家八
年矣。已聘丘百戶長子。今隨京邸。凡糶奩諸物。俱淋
人手置。一筒封識。宛然。不忍發也。又郡馮氏。亦遺孤
女。賣魏茂家為婢。淋人聞之。贖而與葉氏女。俱後有
責馮族有力者。曰。咄。尔家孤女。不能育。何面目立兩
間耶。予聞而語淋人。淋人曰。女但不失所。何忍獨為。

君子以女付之。予性好施。每赴人之急。淋人未嘗不
慇懃。甲申冬春。道瑾相望。予在丘園。以粥食飢者。皆
淋人親煮。不令熱而裨。念粥不給。以不佐之。至麥熟。
貧人羅拜去。人知予區。小惠。不知淋人居多也。鉄
溪先生八子。其四。滄遠者。名士也。女嫁今少宗伯震
川公。迅與遠俱鉄溪先生子。而二女同適詞臣同官
都下。予雖不敢望何公。而內願相類。何夫人先卒於
長安街南之寓。淋人亦卒於長安街北之寓。尤為大
異。勿亦一定之數。不能轉移耶。淋人生于嘉靖丙申
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万曆己丑九月十九日。享年

五十四子二長延世神机十營佐擊將軍署都揮指
僉事娶徐氏封泚人次延申郡諸生聘何氏泚人先
以 覃恩封孺人今年秋加 封淑人犹及見 綸
語泚人愛城東祖塋山水秀丽予父母丘壠在焉泚
人每至其处輒低徊久而不能去嘗謂予休官歸当
幸老於此若墓亦當依舅姑傍他地即好勿為堪輿
家移易也嗚呼泚人已矣予亦漸衰老矣同穴之願
當亦不遠悲愴中援毫紀此以付二兒且併告後之
為王氏孺者

墓誌銘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却野孫公暨配孺人趙

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丁丑予分校礼闈得術南孫君而奇之謂異日

必大有表樹而君由行人擢陳垣所論列咸人所不
敢言不能言者直振一時会母趙孺人病聞家信不
俟報單騎日夜馳數百里以是貶官三级以孝聞天
下君歸而孺人已卒未幾却野公亦卒君毀瘠不能
起予西使唁之且以書勉之曰君為忠臣為孝子可
无遺憾願報 君未竟顯親未終姑毋淪城性之戒
也君得書感悟稍勉襄事又久之始介同里取方南

君持同郡侍御雷君所為二尊人狀請銘其墓此予
宿瑞曷忍負按狀公諱一誠字明卿居近下邳故号
却野其先晉之洪洞人元季遠祖奉母避亂渭南遂
家焉大父景暘父霽皆以行誼重以公伯兄京兆貴
並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公幼弱多疾父憐愛不強
力學而穎慧讀書輒解年二十四為諸生數試不利
公心歎苦章句慨然欲樹勲疆場 肅皇帝念南北
多警於世胄武科外羅智勇奇士公應例授潼關衛
署指揮僉事歷管軍政士卒悅服賢毅冠諸將訟不
決者多委公理有貧子聘女約已成富家子艷女姿

誘其父母私許之以二銀壺為公壽異淪盟公怒罪
富家子而以女歸貧子聞者感泣兩台各道僉賢公
所旌牘岁數下然不與鷹剡公歎曰古名將多起亡
命屠敗流今論資論授寧直有恨者不得侯已矣謂
之陽先人菟裘餘地可圃可畊安能髮種一役行間
于是棄去葛巾野服往來太華終南而日課給諫甚
厲萬曆癸酉給諫舉於鄉丁丑成進士父日與父老
子弟為真率會幽居竹石携酒直造之邑宰武廬避
不見也下邳城中有寇公祠顏甚公謂此宋名臣崇
何為樵牧墟倡而新之曰吾風委質者清操也里中

大侵以田售者多與之值。或嗤公拙。公笑。是誠拙不
愈巧。攘乎。夫售田急也。吾不能赴其急。而因以爲利。
鬼神其祐我哉。公好規人。而不爲峻人。多感化。德小
必報。怨大。心攝。人人稱爲長者。其墓也。會送數千。哭
盈野。可以知公矣。歟。配趙孺人。能左右公。先數月歿。
公悵。悼无何。亦捐賓客。同德同歸。遠近異之。孺人
邑大族。幼嫺靜。視聽舉止。不踰礼。善相者。謂有貴徵。
迨歸。却野公。果以孝敬勤儉。武閭。通孫氏。三世同炊。
孺人繼之力。飲食衣服。與大小同之內外。无間言。其
受給。諫雖甚篤。而教之則甚虔。給諫性至孝。不忍一

日去親側。却野公患風痺。孺人謹事之。給諫聞而泣。
曰。柰何以湯藥遺老母。而遠戀升斗。野遂請急歸。
而之。不數公與孺人責以大義。督趨赴。闕補官數
月。而孺人病。乞請告者。報可。乃敢行。君謂。厥長曰。當
此時。身不違恤。而違恤。一官遂亟馳去。太宰與政府
議。孫給舍不俟命。徑去。當罷官。然无以勸孝。請之。
上左遷三階。而權貴近倖。素忌嫉者。亦謂君孝也。予
又聞君省母。被播也。公語所知。見爲親。棄官。賢九遷。
遠矣。公病亟。囑給諫。見爲諫官。數觸諱。上五優容。
以私情。不俟命。僅貶秩。思。渥矣。何以圖報。母卑小。

官母恠恠小子勉哉嗚呼公易簀之刻如此生平
義方勿問之矣公生於正德庚辰八月二十九日卒
於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孺人
生于嘉靖壬午二月二十九日卒於萬曆丙戌六月
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二長瑋即給諫娶姜氏
贈孺人繼耿氏封孺人次瑛娶張氏女一秀珽適庠
生郭斗南侍父母病尽瘁竟哭死女孫三其季適耿
方南君子居仁今殤公夫婦以上生元子俱荷
恩綸而公以武階封諫垣尤為異數司諫君以公卒
之明年與孺人合塋于祖塋東南之新阡又二年予

始為之銘曰握槩而儒投筆而將角巾而隱閑而靡
放厥配齊德鴻缺是仇食報諾嗣藎直忠亮清渭若
帶太華作嶂安霞發祥世熾玄貺勸孝作忠永賁幽
壙

明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公墓誌銘

義齋賀君之卒於京邸也同鄉同年既為經紀其喪
俾遺孤扶襯還其孤又以誌銘屬予以予雅知君且
職在筆研也昔人有生友死友之分以交契言尔予
則謂交友之道凡不負身前者可為生友不負身後
者可謂死友固不但如昔人所指而已予幸與君同

舉進士同官于朝後同梓里然无毫髮益君茲蓋
棺矣而孤以狀來毋論不忍視狀且不忍視孤也又
烏忍為波語負君地下哉君諱一孝字子順別号義
齋相傳為唐知章後有仕江西永新令者家於永寧
以故二縣及廬陵多賀姓始祖錫自永寧遷鄱縣霞
陽鄉遂占籍於楚生永新永寧生慶生鳳生
生宗廟号霞峰不忘本也是為君父以歲貢分刻成
都稍遷魯山諭配朱氏生一卿一相一忠君其季也
卿相俱无嗣早卒一忠子二曰介曰會是時霞峰公
致仕諸生重別公固留之公感其誼卜居魯山時

教君博士業旁及古墳典文辭未幾而霞峰公字君
澹泊刻厲能成其業每構一語人人以為莫逮也嘉
靖乙卯補邑弟子員戊午食檄廩甲子舉授御隆慶
辛未錄南宮念母傷足請告歸侍萬曆甲戌始奉
廷對是年秋授山東歷城令歷城省會繁鉅君以廉
平治之巨細畢理而尤以辨寬達隱為急三年考績
贈霞峰公如其官母封太孺人庚辰擢南戶部主事
先是歷民王符四人以非辜坐大辟君力為昭雪事
雖白竟與問官相左君又性不善媚人故僅得南部
人為君繼君諾如也君既抵白下而太孺人以水土

弗調足痛轉劇君懇乞終養奉母回籍越二年太孺
人以天年終君嘔血數瘠居喪以禮丙戌服闋授兵
部職方主事督役壽宮君徃來山谿典士卒同甘苦
竟勞瘁歿萬曆丁亥十二月十七日也距生嘉靖乙
丑五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九歲君清慎自持所入
俸祿咸散族友兄二子撫養教訓不異己子二子俱
成立長為廩生次為太學生一女二給以田產鄣族
至魯山者亦為授室俾不失所而廬居時歷城人候
問不絕非遺愛之深曷克致是哉君詩文若干藏于
家而勸民憂旱之詩息訟監懲之錄良吏奉之為著

蔡可以知君矣丈夫子三長桂芳太學生娶張氏繼
李氏次承芳邑庠生娶燕氏次傳芳娶馬氏桂芳承
芳俱孺人劉氏出傳芳側室張氏出也女四長適何
應麟次適張行次適李良楨次尚幼桂芳子一曰名
標女二承芳女一桂芳等擬己丑年二月十二日墓
君於邑北之白象保乃為之銘曰奉親而娛蒞民而
癯愛士而劬趨事而痛无忽於儒矣而以死勸事奚
憾於征途發祥流慶天耶人耶庶姓靡誣是之謂不
朽之圖永有光於鑑湖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一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二

汝南王祖孺胤昌著

誌銘

明應天府治中潘公墓誌銘



公諱德元字子懋別号少泉其先汴人宗功臣美之
後南渡居崑之双鳳里今隸太倉十七傳至石泉公
生公石泉公少游都門就雜秩以故公舉順天鄉薦
是時學春秋者率尊康侯不敢一字有異議公謂胡
主復讐沿襲深求之不數金則迂使聖人大公至正之
意不白乃死經旨玩味務虛以求諸友故門下士從

往掇高第文喜左馬書得趙承旨法宗初唐而五言
尤冲澹論者謂不減孟襄陽公既自負而八上不第
念王父季高嘉靖丙辰謁選得商河令商河故壯
邑迎罷甚公拊循勞來未期而稱禧邑有惡少殺人
誣士人子田明等數人吏持之急公一訊而惡少服
海豐為齊北鄙颶風大作漂沒廬舍人畜不可
勝紀大司空萬安朱公時抚東土特俾公往公視流
涕禱以商河粟賑不足移陽信粟陽信人怒公温諭
之无何陽信如海豐則移海豐粟賑之陽信始感服
也由是教大赴陟貳承天承天楚巨郡且衛顯陵

大璫諸舍人橫甚貳清尺籍勳典相閑漢沔水溢郭
人大困當是時玄佑官役亟公日夜焦勞工竣而民
不知諸舍人心相戒不敢犯頃之景王就國宮殿

為霖雨推毀監司厲公料理軍校北來者醫悍不可
制有司稍缺供輒脫巾大噪公之至也眾疑謂汝我
空營而入劫以白刃左右辟易公屹不動徐諭所以
來之意詞暢色温眾謝散去乃密語兩相實首亂者
于法中為斂戢會倖忘公者欲陰中之倖部糧苗都
於上計之續給方伯書公名糧不足司農按名責之
公不辯麾守信陽信陽中南鉅鎮鏖劇倍他州公治

頗嚴人問何故異商河公笑曰商河民力竭如調捍
瘵者信陽南北要衝軍民雜處深林長谷寔為盜藪
奈何進痼以梁由予未幾境內大治公乃務崇寬厚
與民休息時時進諸生課文談藝諸生欲得公書以
錦箋素笺請公揮灑淋漓人人如獲拱璧而山東河南
兩校棘闈所推轂皆時名士公留心吏事雅不欲以
文鳴故闕卷嬾女私語亡不知而公寬然長者非鈎
距摘發不知何以如此先君指揮為人誣擠鬱鬱歿
不佞惡憤撰辨冤私錄有陳情令伯不逢明聖之朝
贖父從縈况是閨闈之質公讀而傷之為言憲副宜

與楊公命不佞投牒按台屬公勤徃所誣盡白至今
王氏子孫世世尸祝而公也公守信陽二年餘以治
績高等擢應天治中適獲江洋群盜波及巨商多以
嫌避公毅然直之居一年太倉誤以公名乞糧役京
兆王公^不平為移當道^論公^歸里杜門謝客讀
書自娛或扁舟訪隱圍棋松下神清氣健望而知為
上壽乃感微疾卒萬曆改元七月二十一日距生正
德三年九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娶嚴氏先卒繼
娶孫氏女一嫁舉人呂道炯爰出子允升孫出娶寧
陵令秦霑女孫男三長聘官生碩成寧女文康公玄

孫次聘庠生何存仁女次幼未聘孫女一許聘舉人
諸壽賢子不佞奉使豫章便過吳門吊公不勝知己
之痛事竣還里乞升走數千里持狀請銘曰先公意
也乞升妙齡能文予目久私慰曰天所以報潘公者
在是乎在是乎銘曰婁江之源清且長兮洞庭之峯
崔而蒼兮佳城鬱鬱鍾厥祥兮宜爾來裔永流慶兮

明南京大理寺評事申公墓誌銘

申氏之先順興山西潞州長縣子人也洪武年徙涑
川家焉世耕讀積德至山公生文淵君始大其家穀
云蓋隆慶四年冬予負笈北上經涑川飯逆旅主人

為予言邑之科有精堪輿者改涑水不直使民且
穀科當有瓌奇非常建大勛伐令聽其說顧工鉅浮
議蜂起令不為動工竣文淵君果薦於鄉予曰異哉
申君何狀主人曰脩龔帶丈夫也予默識之次年辛
未君舉進士予倖附其後相見甚驩居頃之君授崑
山令崑山吳大縣禁劇雜處十倍他所君至坦襟務
得其情民初見君脩髯帶軀目炯炯坐堂上股慄莫
敢仰視及習君廉平愷悌則油々然若家人父子云
間也君雖寬以蒞予諸不法一切裁制不假借故治
中潘君德元卒子幼弱族惡聚中奪其貲君聞使阜

諭之。俠少者笑曰：「此吾家事，何與乃公？」又使吏諭之。嘻，答如竒。君大怒，使尉率健卒捕之，悉縛廳下。以律詰示，俠少大懼，叩頭流血，不解其党。日聽士夫諸豪舉數十百人，詣縣長跪祈請，自今不敢動。潘氏孤毫毛，君始責狀，以孤付之。治中嘗守吾州，能待書，送有吏材。其鄉人至都，叙其家難，且道君制族惡事，縣人甚快。君亦不以語人也。其他礼士劝農賑飢恤患，雪枉滌滯，有古良吏風。部使者前後薦君可大用，而君兩覲闕下。丁丑春，始擢南大理評事。人為君絀，君泊如也。君自都抵家，將之南，偶病疾，手書邀鳳田趙

君尚雜譎語。趙君有發信宿，而君捐館舍，傷哉。趙君亦予同年友，尹嘉定，有報陟大理評事。至都始聞君訃，趙君以誌委不佞。思送旅主人所談，堪輿說謂君之德之才之親，足以當之。乃未竟而卒，豈堪輿家有中，有不中耶？君嗣甚賢，僉謂有父風，豈所謂不可其身于其子孫耶？君滯思科字，登甫別号文洵，生於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丁丑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二。君配白氏，先君卒，生男所蘊，娶樊氏，繼娶張所養，遊邑庠，娶師女二。長適邑庠李際泰，次適邑省相孫世爵男應魁。繼配甯氏，生

所存聘新鄭都御史高公提女孫女一許邑庠孫引
男一清孫男二長自脩次自治並所蘊出擬以戊寅
年三月初十日啓其妣白氏合葬于先塋之次堪輿
嘗過之謂為吉壤銘曰美哉清子發祥若人獲之而
大何必願身其仕也循其沒也貧夫是之謂返真

明礼科給事中二洲凌仲君墓誌銘

予罹先太恭人之變禫除數月凌仲君以治行高等召
寘禼垣又一歲而予憲上松楸不忍發以書督趨慮
銀于行又委曲圖所導之予感其誼勉為膏車甫渡
易水忽聞君訃為疆峒者累日不能已已抵都則長

公一洲率其孥登潞河矣君所最善侍御陳公侯然
過予以所為狀暨長公手錄行寔索銘蓋屢讀屢
廢不能成一字也又久之為閣一過計侍御公長公
為此以淚濡毫鬼神泣矣長公萬于同氣固自應
尔侍御公徒以里閭交游同升彙進雲天高義生死
交情可為友道一振而予又何敢辭按狀凌之先汴
人扈宗南渡遂為錢塘人自二十七承事公六傳而
至迪功即乙是為高祖迪功生乙隱德不仕生承德
即德配張氏以貞節奉 旨旌表封太安人生建昌
守雙橋公君父也朱安人以賢誦稱未_字至時善相者

謂其夫貴子貴迨歸建昌公舉丈夫子四君其季也
君生有異質額骨微項目燁：射人稍長日誦千言
里中以黃童呼之有疑問塾師未解復問建昌公必
了了乃已讀史至忠孝俠烈輒顛為批鞭其毒固凶
逆則憤懣扼腕投書於地識者謂是兒他日當以直
節表見不獨科第顯而已年十五試大司徒畢公督
學奇其文補弟子員自是每試皆異等弱冠食鹽廩
藉稱藉甚庚午與兄登名同舉于鄉而君列第一是
時鄴陽周公監臨三試文錯置各閱而皆不能愈君
榜出之日即下第者亦為歎服也辛未甲戌兩罷公
車屏山中充養益粹丁丑予分校禮闈首得君卷精
粹尔雅不類博士家言而五策通達浹浹然以經
濟自負至孝少師蒲州張公長洲申公以下相賀以
為得人己賜同進士出身授合肥知縣未蒞任而
朱安人卒元何張太安人卒明年五月建昌公復捐
賓客君連遭三喪哀毀逾礼祥琴將御感風木之義
作教自傷覽者靡不愴痛辛巳服闋補令興化時淮
揚告災興化尤甚通賦至數万吏益土者徃之被罪
去以為畏途授官日太宰謂此地非君莫辦暨錯別
利勉執行矣竟愍然而遣之君下車延父老詢疾若

知民所困在積逋而晁惠惟水亟請於上得蠲累
年逋負又遍詣村落胼胝瘡瘵講水治水術築南堤
數百丈開丁溪白駒二海港滄浪車輪海濟二河自
是水有所歸不復泛溢又稽蠲租未盡者令民充役
准糶貧窶踴躍爭赴遂補積逋六千金併節省公費
餘課四千金上足 國儲下抚凋瘵民始知有生人
之樂邑卅十年一造里胥魚緣為奸利貧富迫絕君
洞其弊手自裁定哀益均平夙嘉盡祛覈定條鞭割
平則加則之制催徵定載殘更之期輪年緩五日所
比之限凡可以拊循休息者以身先之吏以不便言
則曰吾知便民而已有害吾自當之不以累若也邑
東瀕海十鹽場隸轉運有司率秦越視之而民止擴
悍難取君歎曰秦人吾人矧我牧籍邑役馬於皂歲
次日增皂不堪命則計田派馬歲省供十八皂輸糧
於邑儼屋轉徙厥費不貲則建廠城北皂藉有丁總
之覈其 亦十年承委者一至其地唱名尔君曰苟
如是一吏足矣何以覈為暇召諸皂商確利病條上
疏開墾定老匡禁包攬濬海河置軍盆社私販六事
釐使者著為令萬皂騷呼勒石頌德邑久罹水轉徙
亡常婚姻愆期每二背約君以理法諭之咸為感悟

吳山人南華高士也築室八室湖上君素數屏駘從
造廬清言竟日山人亦不報謝人而多之范文正公
故與名宦有文會堂久廢君勸聚葺諸生講肄其中
凡可以飭功令便博士弟子者靡弗殫力士習翕然
丕變至於表節義闡幽潛崇正黜邪錫惠培善業无
滯牘獄无冤民一時良吏未能或之先也君雖尽心
吏事而怕手一編其分按應天御試者一江北武舉
者二所按皆知名士遠近以古文辭及舉業請益者
虛往寔歸各遂所欲君蒞邑五年餘以經術歸吏以
寔心接民所特屬之牘與德政碑記而无愧怍而應
召北上士民号泣攀留至不得發爭尸祝之可以觀
人心矣君入諫垣感激知遇慨然有徇國之志所上
疏皆剴切正大而其晁為中外傳誦者則請上崇
儉德任抚臣風義舉廣存恤再疏保聖躬崇聖
德御午朝对便殿明白沉痛殊類陸宣公君歿後長
公檢其笥尚有二疏草皆國家大計疾草未竟惜哉
君溫粹坦夷油然可親而理有不可為夫莫奪天性
孝友家庭雍肅人无間言重狀詔赴人之急而不以
為德有古烈士風於書无所不窺而文法左氏待法
少陵書法大令早年游戲給事輒有遠趣朱安人見

而讓之遂絕不為飲酒可盡教外亦奉母戒終身不
踰半爵也抗倍喜進宴尚侈麗君願澹泊寒素所至
愛而敬焉其發具化囊僅可供舟車費比率侍御
公周旋經紀幾不克殮嗚乎人惜君齎志以殤不知
期頤崇脰等之死尔御評无愧官評无愧又以此清
白見建昌公地下尚何恨哉君滯登瀛字玄仲別号
二洲生於嘉靖甲辰四月十一日卒於萬曆丁亥五
月某日僅四十四歲娶王氏 鄭府左長史臯亭公
女三子長嗣德府學生娶朱氏寧州守九疑公孫繼
林氏滇憲副懷玉公女次嗣功府學生出後長公一

洲者娶嗎氏南京通政松里公孫次嗣業娶沈氏鬱
林守龍洲公孫三子並有父風女一許聘願某贛州
守青嶼公季子孫女一幼未聘長公擬以公年月日
差君公山乃揮涕而為之銘泉壤有知當必與鮑林
之感也銘曰嗚乎以仲子為遂死耶循良之績忠諫
之章午夜煥乎其有光以仲子為不死耶樓上旅櫬
遙三素旌孤帆胡送乎江鄉左紀不朽史重榮名豈
別有所謂彭殤乎吾始疑天不可問繼又知報有常
如天目之勝鳳舞龍翔佳城鍾毓世澤彌昌此不独
繫於堪輿而已而後之攬茲銘辭者得毋下馬以拜

墮淚而傷予哉

明郡學生陳惟功墓誌銘

予友陳惟功氏卒予往哭之尊甫后山翁始面失聲
盡持惟功素業長跪向予淚淫：下不能出一語予
揮涕謝曰翁意欲僕作墓銘耶此僕之心也僕之責
也翁稍：收淚請曰亡兒元似厚足下知愛共筆視
同塲屋十餘年矣覲謀寸祿慰我衰病不幸已矣疾
草時略微意屬銘足下惟仁人君子念之言已後哭
嗟乎予尚忍銘吾惟功哉予多病寡合間居靜處每
款知己之誰晚得惟功不啻兄弟始予與應亨符君
善應亨溫雅和粹類惟功為人而文辭稍不及皆慨
然以名節相砥礪二君亦毅然自任不為世俗蔽利
使順之態予每善交游中得二君可為士風一振元
何應亨物故又無何惟功亦卒良友凋謝悲悼不禁
嘗許銘應亨今宰木拱矣茲復忍銘惟功哉惟功鯁
士也生不喜人阿諛死乃譽之相負深矣謹以其弟
惟仲狀書之陳氏世居信陽大族其始祖沛嘗任陝
西倉事沛生原：生讓：生教是為惟功父皆以畊
讀自樂潛德弗耀教二子長惟功名如臯別号響泉
生而岐嶷不好嬉戲五六歲知讀書即琅：夜分不

寢家人咸異之後習舉子業俗皆以書坊所刊時文
競相傳誦師弟朋友自為捷徑經傳誣謬不復假目
惟功獨疑之盡焚所積時義案間置尚書蔡傳四書
朱注沉潛玩味又購蔡虛齋陳紫峰林次崖三先生
說讀之故叢而為文流自肺腑无俗儒支離泛濫之
弊予嘗厭苦記誦思一禱之以習尚方熾且筆力萎
弱不敢對人置一喙君獨卓然不奪予心有所感發
乙卯補郡庠應試教稱籍甚與予皆下第衆咸咎其
違俗不售君殊不屑意益勉前業戊午歲水陽亢先
生以翰林編修視學中土痛懲剽竊陋習凡取文字
一以經傳為主士風翕然一安先生以藝苑宗工不
輕許可按試信陽見惟功文大驚曰中州有若人乎
奇士也時惟功以胃疾枕未盡所長先生每為延譽
敬望益著是歲予劄御榜末揭曉後見無惟功名士
論譁然稱屈惟功心鬱之莫知所為下第未幾聞惟
功卧病予往問之惟功言論慨慷不減昔時察其形
狀殊困憊不能支乃竟不起惜哉君誠惻朴茂
怡然可親至聞不平事輒憤太息嘗以所見者手
書小冊皆嫉世憫俗痛切悲激之言冀他日入仕藉
舉而行之君沒後居山翁始出示予予以為可附呂

舍人官歲胡太初書蘆緒論之後君雖未仕所樹立
已可知矣彼汲汲升斗循資待次歷華要榮顯者自
世俗視惟功何啻霄壤然有道者視之直一囁耳惟
功何恨哉惟功食廩四年所入盡供甘旨一錢不私
積自為兒^至卒三十四年矣未嘗一言少忤父母弟
惟伊友愛尤甚至鄉党朋友咸得其歡心死之日識
與不識莫不悼惜云惟功生於嘉靖戊子閏十月十
三日卒于嘉靖辛酉二月十六日配劉氏子三宅聘
郡學生蔡可遠女弟如伊為郡名士文行類其兄銘
曰汝穎奇士萃申之壘震異攸鍾微君孰居修辭敦
行弗事伎巧辟施與墻任質自姦僉曰遠俗予曰不
然粵我宣父禮樂從先俯仰造化固守庶中守之小
見維^佛寔痛若才若德而夭而窮自古皆然嗟乎惟
功

明名渠張先生墓誌銘

余讀往史見隱逸獨行大為當世重則廢書歎曰士
之不打豈在任哉夫建立彪炳歷位曷施然而連篇
累牘至不能盡攬若夫蓬竇總身明經脩行居也見
化歿也見思所謂御先生窮約无所表樹者寥寥汗
簡可多見哉感之作名渠先生誌先生諱起隆字後

明宕渠別号也世為雲間上海人父曰南川公母譚氏南川以積蓄起家器達好義嘗收債里中其人窘不能償則歸其少女出佐酒公大駭婉轉辭去知其窘也為折前券更貸之既而舉先生人以為陰德之報先生幼饒敏誦習日數千言長而頓習美須髯識者目為國器少保潘恭定公見其文大異之曰二陸儔也安有此如人而老博士弟子者乃數奇竟不售其鄉先達有人偏鑒者語及先生未嘗不咨嗟三歎也先生孝友篤至年十二喪母哀毀如成人事兩繼母趙楊曲意承色順逆无衡命而楊尤恣睢里中謂先生善處人倫之變云南川翁避徭他徙命先生與二異母弟析居先生取瘠而推其贏既南川翁家益落先生悉售所析業奉之身儼室以居晚歲至不能具饘糜意泊如也所善故人多貴顯迄不以貧困有所干謁或造請之輒匿不見以无所報謝其特立如此先是經生家株守訓誥語先生獨規摹左國公穀先秦文流單讀之至不能句則相與目笑之先生為之益力然迄用此終困比疾草履謂子藻曰吾攻鉛槧垂四十年碌碌以卒汝曹勿復事此噫嘻其言激且悲千古有餘痛矣藻博雅藉甚執苑盛年謝弃

舉子業專精古文詞曰先生教也嗚乎是雖過矯狀
非純孝不忘解母諭也與哉先生生于正德戊寅三
月十二日卒于萬曆戊寅六月朔日享年六十有一
配丘氏繼唐氏子三長振衣丘出娶董氏繼董氏次
振藻娶顧氏繼楊氏次振翰尚幼俱唐出女四孫男
三宿羅宿奎振衣出昌緒藻出孫女一振衣出先生
卒叔厝于榆涇之域藻痛先生賈志未竟謀所以不
朽先生者迺託其師比部陳君作狀屬予銘其墓陳
君者先生通家子知先生最悉而其文紀述有餘讀
之躍然如操几杖與先生遊也何俟鄙言為雖然予
每憤世之為誌銘者矣但使墓中骨併使生者十六
七矣戒憤之不忍陷也銘曰坎而封者塋耶賤而貴
者行也塞而通者名耶激而戒者情耶昌而熾者禎
耶久而光者敬耶唐等德逸獨行者張先生耶

明內江張隱君墓誌銘

予讀易至積善餘慶之言未嘗不廢書歎曰善慶相
因理之常也必有之辭聖人胡決于天若是哉或以
為勉人為善夫善待勉而後為是已有覬覦之態而
聖人又以利歆天下矣要之必有云者決之以理而
已矣予每持是現人閱世視身發俗自謂超姑布季

王之外乃茲于張阮君深感焉予與隱君之孫給諫
善給諫舉進士司理鄴郡所平反賑救全活不可紀
至脩葺岳忠武之祠與文愴以忠孝為首務皆隱
君之未竟易所謂積善之家者也給諫間訪予苑西
草堂流涕請曰先大父有隱德寔啓佑我後人歸寔
六十年而誌銘尚缺家君命應登以屬吾子惟吾子
圖之予謂誌銘使墓語尔然而孝子慈孫不忍死親
俾有所考鏡安可盡廢也給諫以礼事親信而有微
知之諗矣張世系遐邇自麻城避亂徙蜀占籍內鄉
柁木里數傳至自守者天順六年舉明經為耒陽丞
惠愛臨民不事刑筭以卓異屬尹常寧命下而卒
於耒陽貧不能殮士民經紀資送歌謠祠祀伏臘不
絕子洪化舉五子長即阮君諱弼字汝能幼聰慧不
凡隨耒陽公任善對句又能令對者詞窮人以奇童
呼之自耒陽公卒家貧廢學操什一倣史遷廉賈而
集日起性儉朴與童僕同苦約赴人之急不以為德
其所乘白驪若解公意遠近旦暮家人以為候咸謂
公无機心海鷗豚魚不誣也先是里多逋負令索巨
戶收解亡出應者公慨然請行令許曰人視此後不
當遠戍若奈何弗避公曰民頗饒饒若自匿而以寡

子往公私骨鯁。誠不忍。令歛。久之不遣。後然嘗半
充官物矣。公有酒德。酣適慷慨。人間不平事。拊掌數
之。不善輒相戒。寧受官府杖。不受張公掌。因而改行
者多。公孝友。無間。嫁孤恤困。輕財樂施。蓋其天性然
也。嘗供稅操小艇。渡江。若有物附舟者。挽之。少婦也。
稍黠。自言夫貧富貴室。賞高于外。昨傳夫溺。巨室責
償。收妻。羞不辱。自沉。取公惻然。佯慰曰。吾與而夫善。
而夫寔溺。卒不死。以三十金。致家中。今遇尔。天也。
可持金去。少婦不測。拜謝去。歸而夫至。物色不能得。
公疾草始。述之。其夫婦聞之。制服事佛。報公終其身。
人謂予金。可能也。孤舟少嬾。閩恤。弗祀。賢於魯男子。
矣。公手書。忍字數百。以贈。後又手書。男務於耕。女務
于織。兒不習書。為犬為彘。故張氏子孫。世以清白耕
讀。顯其所由來久矣。公年七十五。厥配。七十八。同日
无疾而卒。于正寢。大異哉。公生于公年。月。日。卒于公
年。月。日。與元配周氏。繼刘氏。合塋於邑南四十里。柏
林溝之飛鳳山。丈夫子三。瓊。瓚。俱貴。州藩掾。以親老。
不仕。瑤。邑諸生。博雅。廉潔。十試。弗售。以漁自娛。世所
稱。方塘釣叟者也。以子應。登貴。封文林郎。彰德府推
官。孫七人。應。祥。瓊。子。應。聘。應。時。應。登。應。舉。應。泰。應。薦。

俱瑤子君子謂張氏七鳳擬荀之八龍飛兆允符鳳
云應登自司理 欽召諫垣數月封事數上直敢振
天下其最剴切者則請賑周趙鄭三藩貧宗仍嚴禁
毋倡亂廩災陳四事內出宮人以宣幽閩力止上
取太倉銀二十萬則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者既君食
報宏遠即給諫一時一事可推矣銘曰造物者知耶
胡隱君之德而弗貴造物元知耶胡既君之後而大
熾人遺以祧公遺以義願遺為均孰軒孰輕飛鳳隕
區登祥毓瑞朝陽孤呻鳴翊我 皇治度耶餘耶善
耶轉耶莫為莫致吾邇諸大易

明確齋王隱君墓誌銘

予以使事道經浙之龍游則聞其人負氣任俠重然
諾赴人之急燕趙慷慨悲歌今不存尔有不係風土
者後會王生邦泰溫雅多藝而器品尤精同座數儒
生貧甚生數濟之予雖心服其直謂陽慕名高耳居
无何生之汝上又兩月以父訃來無持友人王君順
持狀請銘曰父僅中壽卒於外此最苦矣願生平有
足述者不肖將以仲秋扶柩還惟是旅魂栖之待公
一言而安易腐之骨待公一言而由敢忍死以累記
室予傷其意乃稍叙狀付烏君瑞祚字子怕浙衢之

龍游人相傳為宗王文正^公之後四世祖慶西淮提舉
生正由選貢歷國子監丞正生時斌五旬无子商于
澤潞盜掠千金去適漁石唐公抗晉逮繫緝捕吏及
郡邑人償之翁太息曰畜而遇寇与力田不逢年均
之數也奈何以我故而累无辜謝不受歸而生世弟
咸謂積善之報云世弟配徐氏舉丈夫子二長即君
次曰祐君九歲而大父父繼捐館舍徐氏日袒抚二
子泣遣就外傳君性至孝所以察母親色先意承者
无所不至母有疾捧藥而淚滴藥中不知也旁侍者
莫不感動母身卒居喪一倣古礼是時君才二十強

支門戶頌友愛弟甚口无異味囊无私財為授室成
立里人稱之君既苦家事不得專力儒業後念大父
父為商合貨殖本旨獲以資行其德而陶朱公以霸
越之餘力數試教起非偶然而已商何負人人負商
耶遂操奇贏与时消息而一以史遷盧賈為師人爭
趨之暇則下簾讀書彈琴焚香意泊如也君奕稱國
手有叩其秘者輒歎曰此雖小技妙理具焉視已有
餘而視人不足者欺已成功而不知戒惧者欺已勝
而貪不止者欺小而保身大而克敵大而治國胥此
道也吾家積薪以仙媯神其術此係人尔神何与予

君久寓汝上人士爭交驩君而 崇內輔北泉趙公
性捐介人有過必面折之尊貴人弗憚也碩獨敬君
國有冠婚大典倚辦于君捐數千金任其所之錙銖
靡棄也族子材訟當罰金吏責之急走汝上君不俟
其言輒給之已而客死又經紀其喪歸君嘗過金陵
盜竊其珠價百金君知之盜竄自歸叩頭請死君慰
遣之仍濟其乏盜感泣而去主嘉禾夜忘金主人紡
徨不自安君曰君子為諸生豈欲為直不疑耶寓吳
門族人孔老喪其貲貧甚君肉之具舟俾還里中而
淳化逆旅得遺金約七十兩為五日不費卒還其主
嘗如汴渡河兌覆同舟号哭君危坐默禱雖極傾側
卒濟人以為陰德之報云君不飲酒善飯長于揖生
鮮疾病乃一病不起汝人士識與不識固弗悼惋不
言成蹊豈謂是耶史嫡曰嗟予廉潔之士恥與商游
而口亦絕不言為其斲乃錐而忘義又易汙也子長
所叙貨殖類皆奇偉試于斯尔而周急赴難寧無先
聞王君賈人字又慕俠烈彼我冠博帶誦說詩書乃
陰搯什一之術于仕宦甚至攫金弗顧揚上高自許
而人有緩急雖累百千何所用之此衰絲之所屬弗
與通者也予不獲交君而幸交君嗣茲復銘君庶幾

後有^惡使墓者知予之心風世哉君生于嘉靖丁酉十
二月七日卒于萬曆丙戌四月九日壽僅五十娶舒
氏確山邑博良輔女有士行以君長厚可託遂委禽
焉親迎在官邸故取号確齋子四長邦泰娶徐氏次
邦顯娶李氏次邦芝邦蘭俱幼女一亦幼銘曰仕耶
商耶時非腐鼠衛耶汝耶時非逆斲慕慕恠恠仁冥宰
樂與歌夢啼來桐江之渚美哉阡字翠環危嶼茂茲
槐陰寧詎如許攬我銘辭毋徒豪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二 共一百零五篇

同堂之楚望湯^瑞雪霽冰步遠氣^去臨^下以^以年^樓身^差差^枕
其怒初^和飄^拉柳^岸飛^徑紫^點綴^梅村^村芳^芳存^純景^景是^乾元
資^滋溥^小春^時節^玉去^攢

丙辰十月系^以瑞^雲二^律
乾隆御製 虛^虛得^得之^之



